

育丛书

外国教育家论德育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出版说明

“德育丛书”系资料性读物，集中编选了有关德育的一般基础理论和参考资料，力图使读者对德育有一个比较系统的、全面的和轮廓性的了解，以适应德育教学和研究以及社会多方面的需要。从1983年开始出版，共出书17本。

这套丛书是在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教育委员会领导下，由“德育丛书”编辑委员会组织省内高等院校编写的。编委会顾问为胡晓风，主编为张凤山，副主编为卢自德、张润瑞、张明锦。四川教育学院受委托具体组织这项工作。

这本《外国教育家论德育》是由西南师范大学教育系任宝祥、张藩主持，组织陆志远、熊焰、周谊、刘义兵、冯维、戴其平、阙军、余志祥、吴涛、余晓莹、刘继琼、张诗亚、陈时见、曹莉等同志共同编写的。任宝祥任主编、张藩任副主编。

序

当前，德育的教学和研究，以及德育科学化问题日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德育丛书”就是为了适应这种新情况而编辑的。

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战略方针提出，要求组织起有战斗力、有说服力、有吸引力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宏大队伍，尽快实现思想教育、道德教育、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在全国人民中首先是全国青少年中的普及。要实现十二大提出的这一任务，需要做很多工作，当务之急是要抓紧普及德育科学知识。“德育丛书”的编辑出版，就是在十二大精神指引下，为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一代新人服务的。

德育是学校教育的概念，是根据青少年特点，启迪学生思想、调节学生行为的一项重要工作。德育和其它工作一样，都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都要接受科学的指导。马克思主义的德育学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研究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品德形成与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的科学。在学校里普遍开展德育，开设马克思主义德育学这门学科是非常必要的。鉴于目前我国还没有一套统一的、完整的、系统的德育教材，我们编辑出版这套“德育丛书”，以应普及德育科学知识之急需，满足学校政工干部、教师 and 广大青少年教育工作者以及学生家长的需要；同时，它为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德育学提供部分研究资料。

德育的主要对象是学生，他们是活生生的人，具有一定的禀赋、思想、感情和理智，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和情趣。他们不仅处在学校干部、教师 and 职工的教育影响下，而且还处在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下。思想政治工作几乎渗透学生的全部生活，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因此，德育科学是一种范围极为广泛、内容极为丰富的规范化体系。德育是否能具有相对独立的科学体系，决定于客观的社会需要和德育工作的发展水平。

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坚定不移地帮助学生树立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是德育

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本质特征。应该要求学生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了解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共产主义实践中的一个发展过程，明确献身于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从而自觉地培养自己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和遵守革命纪律，树立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的人生观。总之，德育体系包括学校教育范围内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和纪律的教育，它既是共产主义教育的组成部分，也是学校教育科学体系的组成部分。

共产主义是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马克思主义德育科学和许多科学门类都有十分紧密的联系，它是建立在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管理学、美学、哲学、伦理学、法学等基础上的，党性很强的一门综合性的科学形态。我们虽然有丰富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但对于德育这门学科还缺乏认真总结，还没有使之系统化、理论化、规范化。因而，建立德育科学的理论体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

这套“德育丛书”的编辑出版仅仅是一种尝试，首先初步编选德育的一般基础理论和有关资料，以使读者能对德育有一个轮廓的了解；下一步将分别在德育课教学、德育学术论文、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经验等方面组织编写，力争尽快与读者见面。我们希望它能引起德育教学和研究工作者的兴趣和重视，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为德育教学和德育科学理论体系的建设尽菲薄之力，并希望听到各方面的批评意见和宝贵建议。

胡晓风

1983年3月

教育大计，德育为本

——《德育丛书》再版序言

乘《德育丛书》再版之际，我想再补充一些意见。

在古代，研究道德的学问叫伦理学。德育是伦理学在学校里的运用。道德是人类追求理想的社会意识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它是伴随着历史变化着的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与现代社会的关系，与学校教育的关系以及德育与全面发展教育的关系是长期争论不休的几个问题。我们的《德育丛书》，我们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从各个方面，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结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教育的实践，给予科学的回答。

德育的目的和学校教育的目的必须一致。德育的目标就是学校教育的目的，根据学校教育的目的决定德育的内容。学校教育的目的又往往是和办学者的社会理想相吻合的。因而不同社会理想有不同的教育目的和不同的德育内容。德育最能体现教育目的和办学者的社会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讲，德育是学校教育的核心。

德育在学校里不是孤立存在的社会现象。德育总是伴随着智育和体育成为全面发展不可缺少的部分。因而，讲德育是核心，它总是以智育、体育的协同全面发展为条件的。没有全面发展的其他方面作条件，德育也只能陷入空想。必须牢记，德育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核心。相对而言，智育和体

育都是全面发展的基础。德国的教育家赫尔巴特（1776～1841）的德育思想仍然值得我们借鉴。他在1804年发表的《论世界的美的启示为教育的主要工作》的著名著作中开头讲的两段话对我们还是有启迪作用的。他说：“教育的唯一工作与全部工作可以总结在这一概念之中——道德”。“道德普遍地被认为是人类的最高目的。因此，也是教育的最高目的。”因而，赫尔巴特的德育思想有一个重要的命题：“德育，教育的唯一整体”。尽管对这个命题还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或各种不同的解释，但对德育在学校教育的重要地位却是毋庸置疑的。

赫尔巴特反对单一的道德观。他强调道德的整体性，他认为道德行为有五个特殊的方面，缺少一个方面它就不完善。第一是内心自由的观念，第二是完善或完整的观念，第三是善意的观念，第四是法权的观念，第五是正义的观念。这五种道德观念既适用于个人的道德也适用于社会的道德。他强调这五种道德观念构成了道德的整体，其中任何一种观念就其本身来说都是不够的，甚至可能是不好的。他还强调“学生认识到的一切应当是一个统一体”。他抽象地把道德归结为真善美的统一。尽管这些内容是否正确，是否全面，都还值得研究和探讨，但强调德育的整体性却是十分重要的。正和我们强调学校教育整体性同样重要。我们必须从多方面去充实政治思想工作的内容和方法，构成德育的整体，让学生在德育整体中，在学校教育整体中，甚至在社会整体中，从多方面吸收道德的营养，自觉地指导自己的行为，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行为。缺乏这种整体思想的指导，突出一点，不计其余的德育方法，将是十分有害的。

不同的社会、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道德，因为其社会理想与教育目的总是各不相同的。德育总是与教育目的直接

关联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经讲过，“在欧洲最先进国家中，过去、现在和将来就提供了三大类同时并存的各自起着作用的道德论”。这三大类就是封建主义的道德、现代资产阶级的道德和无产阶级的未来的道德。他还说：“现在代表着现状的变革，代表着未来的那种道德，即无产阶级的道德，肯定拥有最多的能够长久保持的因素。”这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影响必然渗透到学校教育整体的各个方面、贯穿于德育之中。在阶级社会里，德育总是受阶级斗争的制约。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这是指德育的特殊性，这是受阶级斗争制约的特殊规律。

恩格斯在作出上述论断的同时还讲到另一方面：“这三种道德论代表同一历史发展的三个不同的阶级，所以有共同的历史背景，正因为这样，就必然具有许多共同之处。不仅如此，对同样的或差不多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道德论必然是或多或少的互相一致的。”这就是说，人们在阶级社会里除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之外，还有另外许多群体关系和人际关系。这些相互关系也要有相应的社会意识和行为规范。针对前述受阶级斗争制约的特殊规律而言，这里讲的就是指不受阶级斗争制约的一般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讲，德育的一般规律是不直接受阶级斗争所影响。德育的特殊规律和一般规律是同时存在于德育的统一体内。他们是相互影响的。德育的复杂性就在这里。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既要注意特殊规律，更要注意一般规律，并善于把两者结合起来。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共产主义学说。他们预见到未来人类的理想，他们确立的人的自由、和谐、全面发展学说不仅仅是教育学说、而且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因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目的，只能是培

育自由、和谐、全面发展的新人。在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就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德育的概念也应该与培育四有新人的整体相适应。因此，德育应该是学校教育整体的核心。培育四有新人是学校教育的核心，也是整个青少年教育的核心。德育总是与教育目的整体相适应的。绝不能把德育分割为“四有”新人的四分之一来对待。德育的概念可以扩大，德育与学校教育关系的提法可以变化，但德育在学校教育整体中至为重要的历史地位是不能动摇的。这是教育学中最一般而又重要的规律。

教育大计，德育为本。但愿《德育丛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善于总结改革中的新鲜经验，把握住德育这个核心，按照学校教育的规律，为培育四有新人，为人的自由、和谐、全面发展，为当前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的德育学一定會在改革中问世。

胡晓风

1987年国庆于成都

前 言

《外国教育家论德育》一书是“德育丛书”中已经出版的《中国教育家论德育》的姊妹篇。它摘录了外国二十五位教育家主要著作中的德育论点，约二十余万字，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政工干部、德育工作者、德育科学研究人员及广大读者提供可资借鉴的第一手参考资料。

本书的篇次按教育家出生年月的先后次序排列。外国教育家的姓名及生卒年代和选编人，均见目录表。本书每位教育家的德育论述分三部分介绍：（一）生平简介。（二）德育论点的原文摘录。（三）对该教育家德育思想的评价。每条或每段的摘录下面，均注明其出处，即原著书名、出版社、出版年代和原著的页码，以利查核。

各教育家的德育论点，大体上按著作发表的年代或德育理论体系的顺序编排。由于各教育家所处的历史时代和阶级地位各不相同，因而他们对德育的观点和论述的出发点也不尽相同。我们恳切希望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和我们一道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并依据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和治史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和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的精神，批判吸取其有利于教书育人和建立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和德育体系的部分，为培养德才兼备、全心全意从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

人作出贡献。

本书各篇字数，很不平衡，多则上万，少则数千。这是因为各教育家对德育的论述有多有少和各选编人能够找到的教育家的原译著有多有少以及摘录原著的角度有所不同。有的外国教育家的原著和译著，我们没有找到，或找到著作但论述德育不多，此次就全付阙如。

本书由任宝祥同志和张藩同志担任正、副主编并统稿。张藩同志担任主要统稿工作。刘义兵同志参加了部分统稿工作。全书由任宝祥教授定稿。

本书在选编过程中，我们引用了《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西方古代教育论著选》、《杜威教育论著选》、《马卡连柯全集》等一些外国教育论（译）著（详见摘文出处），参考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简明社会科学词典》和几种版本的《外国教育史》等著作，在此，特向原编译者致以谢忱。

本书在编选过程中，得到四川省教委原副主任、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张凤山同志的关怀指导和西南师范大学校、系党政领导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的出版，得到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领导和责任编辑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由于我们的水平和掌握的资料所限，本书的选编和评介或有不妥、遗漏和失误之处，欢迎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93年7月于重庆西南师范大学

目 录

(以教育家生年为序)

教育家姓名	选编人	
苏格拉底 (公元前 469—399)	陆志远	(1)
柏拉图 (前 427—347)	陆志远	(8)
亚里士多德 (前 384—322)	陆志远	(18)
昆体良 (公元 38—96)	任宝祥	(29)
夸美纽斯 (1592—1670)	熊 焰	(50)
洛克 (1652—1704)	周 谊	(65)
富兰克林 (1706—1790)	刘义兵	(78)
卢梭 (1712—1790)	冯 维	(85)
爱尔维修 (1715—1771)	任宝祥	(102)
裴斯泰洛齐 (1746—1821)	戴其平	(112)
圣西门 (1760—1825)	任宝祥	(122)
欧文 (1771—1858)	阙 军	(134)
傅利叶 (1772—1837)	任宝祥	(144)
赫尔巴特 (1776—1841)	余志祥 张 藩	(162)
福禄倍尔 (1782—1852)	刘义兵	(174)
第斯多惠 (1790—1886)	吴 涛	(178)
别林斯基 (1811—1886)	吴 涛	(186)
斯宾塞 (1820—1903)	余晓莹	(195)
乌申斯基 (1824—1870)	刘继琼	(204)

杜威 (1859—1952)	任宝祥 张诗亚·····	(217)
克鲁普斯卡娅 (1869—1939)	张 藩·····	(236)
加里宁 (1875—1946)	张 藩·····	(259)
罗素 (1882—1970)	刘义兵·····	(273)
马卡连柯 (1888—1937)	陈时见·····	(281)
苏霍姆林斯基 (1918—1970)	曹 莉·····	(299)

苏格拉底

(一)

苏格拉底(Socrates, 公元前 469—前 399) 是古代希腊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教育家。他出生于雅典的一个手工业者家庭, 父亲是雕刻师, 母亲是助产士。早年随父从事雕刻, 并自学哲学、几何、天文。拥护贵族专制统治, 反对雅典奴隶主民主共和制度。他在哲学探求与论战中度过一生, 常在街头与青年们讨论各种问题。70 岁时被控告传播异说和腐蚀青年, 判处极刑, 饮鸩而死。^① 本人无著述传世。他的一些活动和言论详见色诺芬^② 所著《苏格拉底言行回忆录》和学生柏拉图的《申辩篇》、《斐多篇》、《克里托篇》、《美诺篇》、《泰阿泰德篇》等著作。

① 鸩, 传说中的一种有毒的鸟, 用它的羽毛泡的酒有毒, 喝了能毒死人。

② 色诺芬, 古希腊哲学家。

(二)

虽然我不以为我们中间有谁知道任何真正美和善的东西，但我是比他好些，——因为他什么也不知道，却自以为知道；我既不知道，也不自以为知道。那么，特别在最后这一点上，我似乎比他有稍稍好一点的地方。

摘自柏拉图《中辩篇》，文载《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 1961 年 5 月版，第 146 页。

你，我的朋友，伟大、强盛而且智慧的城市雅典的一个公民，象你这样只注意金钱名位，而不注意智慧、真理和改进你的心灵，你不觉得羞耻吗？而和我谈论的人如果回答说，“是啊！但是我是留心的啊。”那么我们不马上离开他或让他走；我就来询问并且反复地盘诘他，如果我认为他并没有美德，而只是他说他有，我就责备他把重要的东西看成不重要的，而把没有价值的东西看成有价值的了。……因此我此外什么也不做，只是去说服你们，不论老少，都不要老想着你们的人身或财产，而首先并且主要地要注意到心灵的最大程度的改善。我告诉你们美德并不是用金钱能买来的，却是从美德产生出金钱及人的其他，一切公的方面和私的方面的好东西。这就是我的教义。

同上书，第 148—149 页。

（以下是苏格拉底（简称苏）与美诺（简称美）讨论美德是什么的问题。——编者）

美：……我宁可又回到我原来的问题上来；在寻求获得美德时，我们究竟应该把美德看作得自教育的东西，看作一种天赋的东西，还是看作以某种其他方式来到人这里的東西呢？

苏：如果你也和我自己一样能听我吩咐，美诺，我就不会去研究美德究竟得自教育与否。除非我们首先已经肯定了“它是什么”。

但是既然你只想到控制我，我是你的奴隶，而从来不想控制你自己，——这就是你对于自由的概念，我只得依从你，因为你这个人^是难挡的。因此我现在只得来探讨一个我还不知它的本性的东西的性质了。无论如何，你能稍微屈就一点，同意让我们在假设的基础上论证“美德究竟是得自教育，还是由其他方式得来”这个问题吗？正如几何学家，当人家问他“某一个三角形能否内接于某一个圆”时，他会回答：“我还不能告诉你，但我愿为你提供^{一个}假设，这可以帮助我们得出结论……”。……我们也这样，因为我们还不知道美德的本性和性质，我们也必须在一个假设之下来考查美德是否由教育而来的问题，就象这样：如果美德是属于这样一类的心灵的美，它是否能由教育而来？我们把第一个假设拟为：美德是知识或不是知识，——在这种情形之下它是由教育来的或不是由教育来的？或者如我们刚才所说的是“被回忆”出的？因为辩论名称是无用的。但美德是否由教育而来呢？或毋宁说，是否每一个人都看到只有知识是由教育而来的呢？

美：我同意。

苏：那么如果美德即知识，美德就可以是由教育而来的了？

美：当然。

苏：那么现在我们对这问题很快就得到结论了：如果美德具有这样一种本性，它是由教育来的；如不是，就不是由教育来的？

美：当然。

苏：其次一个问题是，美德究竟是知识还是属于另外一类的？

美：是的，这照次序似乎应该是提出的其次的问题。

苏：我们不是说美德是一种善吗？——这是一个不能搁在一边的假设。

美：当然。

苏：现在，如果有任何一种的善是和知识有别的，美德就可能是那种的善；但如果知识包括了一切的善，那么我们认为美德即知识就将是^对的？

美：对的。

苏：而美德使我们善吗？

美：是的。

苏：而如果我们善的，那么对我们就是有益的，因为一切善的东西都是有益的？

美：是的。

苏：那么美德是有益的？

美：这是唯一的推论。

苏：那么让我们看看有些什么东西是各自有益于我们的。健康和有力，美和富——这一些，以及类乎此的东西，我们叫做有益的吗？

美：对的。

苏：可是这些东西有时也可能对我们有害：你不这样想吗？

美：是的，我是这样想。

苏：而使他们有益或有害的指导原则是什么？岂不是当它们被正当地利用时，它们是有益的，不是被正当地利用时就是有害的吗？

美：当然。

苏：其次，让我们考察一下灵魂的善：它们是节制、正义、勇敢、敏悟、强记、豪爽，以及如此等等吗？

美：当然。

苏：象这样一些不是知识，而是别一类的东西，是有时有益有时有害的：例如，勇敢而不谨慎，岂不只是一种莽撞？一个人若是没有理性，勇敢对它是有有害的。但他若是有理性，这对他岂不就有有益了。

美：对的。

苏：而对于节制和敏悟也同样可以这样说：不论什么东西，如果有理性地来学来做，就是有益的，但若没有理性地来做，它们就是有害的？

美：很对。

苏：而一般地说，灵魂所希图或承受的一切，如果在智慧的指导之

下，结局就是幸福；但如果在愚蠢的指导之下，则结局就相反？
美：这似乎是对的。

苏：那么如果美德是灵魂的一种性质，并且被认为是有益的，则它必须是智慧和谨慎，因为灵魂所有的东西，没有一种是本身有益或有害的，它们都是要加上智慧或愚蠢才成为有益或有害的。因此如果美德是有益的，它就必须是一种智慧或谨慎。

美：我十分同意。

苏：而别的那些善，如财富之类，我们刚才说过，它们是有时善有时恶的，它们岂不是也要看灵魂是正确地还是错误地指导和利用它们，而变成有益或有害，正如灵魂本身的东西也是在智慧的指导下就有益，而在愚蠢指导下就有害一样吗？

美：对。

苏：而智慧的灵魂就正确地指导它们，愚蠢的灵魂就错误地指导它们，是吗？

美：是的。

苏：而这对人的本性不是普遍的真实吗？一切别的事物都系于灵魂，而灵魂本身的东西，如果它们要成为善，就都系于智慧；所以推论下来智慧就是使人有益的东西——而美德，我们说，也是有益的？

美：当然。

苏：这样我们就达到了结论：美德整个地或部分地是智慧？

美：我想，苏格拉底，你所想的是很对的。

苏：但如果这是对的，那么善也不是由于本性就是善的了？

美：我想不是。

.....

苏：但如果善不是由于本性就是善的，岂不是由于教育而成为善的吗？

美：似乎不可能有别的答案，苏格拉底，假定了美德就是知识，则无可怀疑美德是由教育来的。

苏：是的，确是这样；但如果这假定是错的又怎么样呢？